

中國歷代集書

李孟材題

第九七卷

清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学术顾问 季羨林

◎ 主编 李肇翔

中国历代禁书

第九七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禁書（第九七卷）

金石緣

◎清 靜恬主人 著

目次

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	一五二一一
第二回	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	一五二一九
第三回	一场空徒成画饼	三不受相决终身	一五二二六
第四回	林小姐因相生嗔	金进士过江被劫	一五二三三
第五回	救小主穷途乞食	作大媒富室求亲	一五二四〇
第六回	林攀贵情极自缢	石无瑕代嫁成婚	一五二四七
第七回	助贤夫梅香苦志	逢美女浪子宣淫	一五二五五
第八回	风流姐野战情郎	势利婆喜攀贵婿	一五二六二
第九回	去沉痾一朝发达	闻捷报顿悔初心	一五二六九
第十回	传胪日欣逢圣主	谒相时触怒权奸	一五二七六
第十一回	遇妖道强徒肆横	得西安官将遭擒	一五二八三
第十二回	逆奸相翰院兴兵	获先锋西宾合计	一五二九一
第十三回	锦帐中强徒授首	华筵上妖道分尸	一五二九九
第十四回	复西安欣逢亲父	到扬州喜得麟儿	一五三〇六

第十五回	署关差客商受害	謀粮宪漕户遭殃	一五三一三
第十六回	贖上官京師遭騙	拿下吏万姓群欢	一五三二〇
第十七回	伤天理父子下獄	快民心姑媳遭殃	一五三二七
第十八回	追赃銀招扳親父	雇乳母得遇故人	一五三三四
第十九回	慕原夫三偷不就	拷梅香一訊知情	一五三四二
第二十回	正綱常法斬淫邪	存厚道強言恩义	一五三五〇
第二十一回	報深恩破庙重興	逢故旧穷途得志	一五三五八
第二十二回	宮殿上四美成婚	孤城中两忠遇難	一五三六六
第二十三回	破妖術故旧相逢	宴太平恩情聚义	一五三七四
第二十四回	小結局淫邪現世	大团圆富貴登仙	一五三八一

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

诗曰：

莫怨天公赋界偏，穷通才拙似浮烟；

空思他日开屯运，难定今朝缔好缘。

有聚终须风雨散，无情何必梦魂牵；

庄周似蝶还非蝶，总与乾坤握化权。

这两首诗是说人婚姻富贵、贫穷落难都由天定，非人力可为。无奈世人终不安分明理。见人一时落难，即要退婚绝交，使从前一团和好两相弃绝。谁想他厄运一去，忽然富贵，自己反要去靠着他，所以古人说得好：『十年富贵轮流转。』以见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景而不计其日后也。至于妇人，惟重贤德贞静，不在容貌美丑。如容颜俊美，不能守节，非惟落于泥涂，甚至为娼为妓，遗臭万年；若容貌丑陋，而能坚贞守困，岂特名标青史，且至大富大贵，享用不尽。今我说一桩赖婚安分的与众位听者。

话说江苏州府，有个少年解元，姓金名桂，号彦庵。父亲官为参政。因朝中权奸当道，正直难容，早早致仕在家。母亲白氏，自生子彦庵，即染上弱症，不复生产。彦庵因是独子，十六岁就做了亲，娶妻黄氏，才貌双全，夫妻十分恩爱，十七岁就生一子，生得骨秀神清、皎然如玉。夫妻爱如珍宝，取名金玉，字云程。金玉赋性聪明，一览百悟，六七岁即有神童之号。

且说彦庵，十八岁上入学，二十岁乡试就中了解元。三报联捷，好不兴头，其妻黄氏，又产下一女，就取名元姑。

到冬底，彦庵正打点进京去会试，不料母亲白氏忽然病重，至二月初十身亡。彦庵在家守制，将近服满。那知参政因夫人死了，哀痛惨伤，也染成一病。病了两拜，也就相继去世。彦庵夫妇，迭遭凶变，痛慕日深，居丧尽礼，至念六岁方才服阙。算来会场，尚有一年，就在家读书训子，以待来年会试。

且说苏州阊门外，有一土富，姓林名旺，字攀贵，人都唤他林员外。院君张氏，为人最是势利。只生两女，长女取名爱珠，年方十岁，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琴棋书画，件件皆精，歌赋诗词，般般都晓。只是赋性轻浮，慕繁花而厌澹泊，居心乖戾，多残刻而鲜仁慈。父母因她才貌，爱如珍宝，必要择一个富贵双全，才貌俱备的，方才许亲。所以此翁专喜趋炎附势，结交宦宦，意欲于宦宦人家，选一十全的女婿。怎奈他是个臭财主，哪个大宦宦来结交他？所结交的，无非衙官学师、举人、贡生、生监等。思量遇着一个将发达的公子，就好为大女儿结亲。其次女名唤素珠，相貌生得中中。小素珠四岁，教她念书识字，她便道：『女儿家，要识字何用？将来学些针指，或纺棉织麻，便是我们本等。』父亲因她才貌平常，将来原只好嫁一个乡庄人家，故全不放在心上。

一日，偶然在外闲走，访得苏州府学学师今日上任，系徽州府人，两榜出身。急急到家换了衣服，出城迎接。明日学师，免不得来看他。原来那学师姓金名素绶，号诚斋，与金彦庵是乡榜同年。因同姓，又系同房，榜

下就结为兄弟。彼便连捷，殿在三甲，就了教，今选苏州府学教授。一到先看彦庵，然后来看林旺，林旺有心要结交他，正值园中牡丹盛开，随即发帖请学师赏花，因想彦庵是他同年兄弟，且是少年解元，将来发达的乡宦，正要结交他，便也发帖请来陪学师。那一日，学师与彦庵，都到林家园内。吃了半日酒，彦庵回家发帖，于十五日请学师。随也发一帖，请林旺相陪，还了他礼。至期二人俱到。茶罢，学师道：『闻年侄甚是长成，今年几岁了？』彦庵道：『十岁了。』学师道：『闻得六岁就有神童之誉，如今自然一发好了，何不请出来一会。』彦庵道：

『理应叫他出来拜见，只是小子无知，惟恐失礼，获罪尊长。』学师道：『说哪里话，自家兄弟，何见外至此。』彦庵便命小厮，唤出儿子先拜见了伯伯，然后叫他拜见林员外。林员外一见云程，生得眉清秀，美如冠玉，先已十分爱慕，又见他十数岁的孩子，见了客人彬彬有礼，见礼毕，就在彦庵肩下旁坐了。学师问他些经史文字，他便立起身来，对答如流，至坐席吃酒，又随着父亲送酒送席，临坐，又向各位作揖靠坐。彦庵送色盆行令，学师有意要试云程，故意说些疑难酒头酒底，弄得林旺一句也说不出，云程反句句说来如式。喜得学师大赞道：『奇才奇才，将来功名，必在吾辈之上，神童之名，信不虚也。』林旺见他举动言语，应对如流，先已称奇，今又见学师如此叹赏，方知实是才貌双全的了，且他父亲是个解元，将来必中进士，他的文才既好，科甲定然可望，年纪却与大女儿同庚，许嫁与他，岂不是一个快婿！只是当面不好说得，席散到家，便在张氏面前极口称赞：『金解元之子才貌十全，将来功名必然远大。年纪与大女儿同庚，若与结亲，真一快婿！须极早央人说合，不可错过。』算来只有金学师是他相好，同年兄弟，必须求他去说方妥。』张氏道：『我女儿这般才貌，怕没有一个好女婿？』员

外何須性急，我聞得金家，虽是乡宦，却家中甚穷。解元中后，父亲相继去世，不能连科及第，看来命也平常。儿子就好，年纪尚小，知道大来如何？休得一时错许，后悔无及！依我主见，待他中了进士，再议未迟。』林旺道：『院君差矣。他若中了进士，又有这样好儿子，怕没有官宦人家，与他结亲？还肯来要我家女儿么？』张氏见丈夫说得热闹，便道：『员外既看中意了，就听凭你去许他罢。只是要还我一个做官的女婿便罢！倘若没出息，我女儿是不嫁他的。』林旺道：『但请放心，这样女婿，若不做官，也没有做官的了。』于是次日就到学中拜见学师，求他到金解元家与大女儿为媒。学师口虽应允，心上便想道：『我那侄儿如此才貌，必须也要才貌双全的女子，方好配得他来。不知林老的女儿如何？须要细细一访，方好为媒。』于是随即着人外边去访。谁知林爱珠，才女之名，久已合县皆知。只因林旺是个臭财主，乡宦人家不肯与他结亲，平等人家又不肯许亲。所以，尚待字闺中。学师访知，便往金家竭力说合，金家也向闻此女才貌，果然甚美，随即满口应允。学师面复了林家，林旺即刻将大女儿的八字送去。金家也不占卜，择了十月初四黄道吉日，将将就就备了一副礼，替儿子纳了聘。林家回盒，倒十分齐整。定亲之后，彦庵就择了十一月二十日上京会试。林家知道，又备礼送行不表。

且说彦庵到京，候至场期，文章得意，放榜高中了第二名会魁。殿试本拟作状元，只因策内犯了时忌，殿在三甲榜下，就选了陕西蒲城县知县。到上任，拜望亲戚朋友，上坟祭祖，又到林亲翁家辞行。林员外先备礼奉贺，又请酒饯行。借此光耀门楣，骄傲乡里。又在张氏面前夸嘴说：『我的眼力何如？不要说女婿将来的贵显，即如眼前先是香喷喷的一个公子了。』张氏与爱珠闻之，也觉欢喜。不数日，彦庵夫妇带了一双儿女，一个

老家人俞德，一同上任不题。

且说爱珠小姐，才貌虽好，怎奈她器量最小，每每自恃才貌，看人不在眼中，连自己妹子，也常笑她生得粗俗。说她这样一个蠢东西，将来只好嫁一个村夫俗子；不比我才貌双全，不怕不嫁一个富贵才郎，终身受用不了。后见父亲将她许与金家，公公是个解元，丈夫是个神童，已十分矜狂，欣喜见于颜面。后又见公公中了进士，选了知县，更加荣耀。想自己将来一个夫人，是稳稳可望的了。便任情骄纵，待下人丫鬟，动不动矜张打骂，父母也不敢拗他。

一日，忽对母亲说：『家中这些丫头，个个都是粗蠢的，不是一双大脚，就是一头黄发。只好随着妹子，纺棉织麻还好。若要随着孩儿焚香煮茗，却没有一个中用的。』张氏道：『这有何难！对爹爹说，讨一个好的来服侍你便了。』张氏随即与员外说知，员外就叫家人去唤了一个媒婆来，说道：『我家大小姐房中，要讨一个细用丫头，脚要小些，相貌也要看得过，又要焚香煮茗，件件在行，字也要略识几个的方好。你晓得我家大小姐，是个才女，又许在金老爷家，将来少不得随嫁的。倘若不好，乡宦人家去不得。我价钱倒也不论，妈妈须拣上好的，领来便了。』媒婆连连答应，随即别了员外，出去四下寻访不题。

却说苏州胥门外，有一个不行时的名医，姓石名道全，医道样样俱全。怎奈时运不济，贫穷的请他一医便好，富贵的也不来请他，就是请去，少不得还请几个时医参酌，好的也叫不好，焉能见效？所以虽是名医，家中穷苦不堪。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贫穷的不请便去，不但不索谢，有时反倒贴他药资。富贵人家，也不去钻刺，

有人请他，总是步行，并不乘轿。家中又无药料，到人家开了方子，听他自去买药。谢仪有得送他，也不辞；没得送他，也不要。父亲久已去世，并无兄弟伯叔，祖上原是旧家，妻子周氏，也是旧家之女，只生一子一女。女儿年已十二岁，名唤无瑕，有七八分姿色，包得一双小脚，也识得几个字，走到人前，居然大家女子，待父母极孝，父母也甚爱她。儿子年方八岁，小名丑儿，表字有光，生得肥头大耳，有一身膂力。每顿要吃一升米饭，专喜持枪弄棍，常同街坊小厮们上山寻野味，下水捉鱼虾。路见不平，就帮人厮打，大人也打他不过。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软，所以人都叫他好。

一日，同了小厮们到教场中玩耍，适值那日守备带领营兵下操。丑儿竟去将他大刀拿起。那时守备姓李名绍基，看见七八岁小厮，拿得起大刀，颇以为奇，就唤来问道：『你今年几岁了？怎拿得动大刀？可会骑马么？』丑儿道：『八岁，马可从未骑过，想来也没有甚难。只人小马高，上去难些。』守备道：『我着人扶你上去，你不要害怕跌下来便好。』丑儿道：『只要骑得上去，一些不怕，也不愁跌下的。』守备就命营兵扶他上马。他拿了缰绳，不慌不忙，满教场一转，仍走到原处，营兵扶他下来，竟像骑过的一般。守备更加称奇，说：『你小小年纪，有这般本事，姓甚名谁？住居何处？』丑儿道：『姓石，名有光，乳名丑儿。家住胥门外。』守备道：『你父亲作何生理？』丑儿道：『行医。』守备道：『行医也是斯文一脉，你有这般膂力，我三六九下操日期，你可到来学习骑射，我再教你些武艺，大来也好图个出身。』丑儿连忙磕头道：『多谢老爷。』于是每逢下操，丑儿必到。那守备果然教他，丑儿一教就会，不数年，十八般武艺精通，连武弁也多不如他，此是后话。

且说石道全合当有事，忽有一个过往官员，姓利名图，号怀宝。捐纳出身，做过几任州县，奇贪极酷，趁来银钱，交结上台，今升杭州府同知，带了家眷上任。夫人常氏，破血不生。娶妾刁氏，利图十分宠爱，生子年已十二，取名爱郎，生得清秀轻佻，利图、刁氏最所宠爱，一同上任。

船到胥门，夫人忽然抱病，利图吩咐立刻住船，去请医生。谁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请了道全下船，诊了夫人的脉，说道：『夫人此病，是气恼上起的，没甚大病，只须两服药就好的。』写下方子，利图送了一封谢仪别去。利图即着人买了两帖药，一面开船，一面就着丫鬟，煎药与夫人吃。原来夫人的病，都因刁氏恃宠而骄，看夫人不在眼里，日常间骂狗呼鸡，屡行触犯。夫人是个好静的人，每事忍耐，故郁抑成病。刁氏正喜中怀，今见医生说她就好，心上好生不快。忽起歹心，想老爷旧年合万亿丹，有巴豆余存，现带在此，私自放在药里与她吃了，虽不死，泻也泻倒她。于是将数粒研碎，和人药中，夫人哪里知道？吃下去一个时辰，巴豆发作，霎时泻个不住，至天明足足泻了数十次。病虚的人，那里当得起泻，泻到天明，忽然晕去，吓得一家连连叫唤，刁氏也假意慌张，鹅声鸭气喊叫，捧住了夫人的头，反将手在她喉间一捏，夫人开眼一张，顿时气绝。

那老爷溺爱不明，大哭一场，不去拷问家中人，反归怨到医生身上，道：『夫人虽有病，昨日还是好好的，吃了那医生的药，霎时泻死，明明是他药死的。』先叫住船，一面备办后面，一面着几个家人小厮，吩咐道：『赶回苏州，打到石道全家，打他一个罄空。再将我一个名帖做一状子，送到县中去，断要他偿命。』众家人闻命，个个摩拳擦掌。驾了一只小舟赶去。那石道全正是：

閉門家里坐，禍从天上來。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

诗曰：

只缘运蹇触藩篱，世上难逢良有司；

负屈空思明镜照，申冤惟有孔方宜。

明知行贿能超雪，无力输官莫可医；

幸赖捐躯有弱质，孝心一点未为痴。

话说石道全看了利夫人的病，回去吃了饭，又到各家看了半日的病，至晚回家安睡。谁知一夜梦魂颠倒，天明起来，只听得屋上乌鸦高叫，满身肉跳心惊，便对周氏道：『我昨夜梦魂颠倒，怎么如今心惊肉跳，乌鸦又如此叫，不知有甚祸事来？』周氏道：『如今是春天，春梦作不得准。至于心惊肉跳，不过因做了噩梦，所以如此。若说乌鸦叫，它有了嘴，难道叫它不要叫？我家又不为非作歹，又不管人家闲事，有甚祸来？』说话间，适有人来请他看病，他便出去了一会。回来吃饭，见丑儿不在家，便问道：『丑儿哪里去了？』周氏道：『他先吃了饭出去的，想又玩到教场里去了。』只听得乌鸦更叫得慌，道全道：『乌鸦如此乱叫必有事故，想来没有别事，莫不丑儿到教场去，闯出祸来？我且寻了他回来再处。』周氏道：『这也虑得不差。你吃完饭，去寻他回来便了。』道全果然放了饭碗，就到教场寻儿子去了。

谁知道全方出门，周氏与无瑕饭碗尚未收拾完，只见外边走进许多大汉来，口中大叫道：『石先生在家

么？』周氏只道是请看病的，便道：『不在家。』众家人道：『不好了，想是知风脱逃了。』又一个道：『他或者知道了，躲在里边，也不可，我们打进去便了。』于是就一齐动手，打进内室。锅灶也打破了，床帐也打坏了，值得几个钱的家什，乘隙也被人抢去了，把家中打得雪片一般还不住手，口口声声只要石道全。吓得周氏与无瑕，哭哭啼啼，也无从分辩，不知是何缘故。邻舍见众人大模大样，十分凶狠，不知是怎么乡宦人家，又闻是人命重情，谁敢来管闲事。周氏直等他们打完了，方说道：『列位为甚事，也须好说，怎么把我家打得这般光景？我又不知甚事？无从辩得。』一个家人道：『放你娘的屁！你家药杀人郎中，把我家夫人活活药死。我家已告在本县，立刻要他去偿命，还说这样太平话，她丈夫既不在家，就将这妇人拿去，不怕她不招出丈夫来。』一个道：『且等差人来叫她，不怕她也逃了去。』周氏听了，吓得魂飞魄散，母女相抱大哭。未几差人已到，原来县官到南京见总督去了，不得就回。家人先到县丞处禀了，要他出差，且先将石道全拿去，录了口供，送在监中，候县官到家，申详上去。

那衙官巴不得有事，又见说是人命，立刻出差。来到石家，闻说道全不在家，又无使用，即刻就要拿周氏去回官。无瑕一把扯住了母亲大哭，家人们正要来拆开拿去。恰好道全到教场寻见了儿子，看见守备正教他射箭，只得看了一会，等完了，方同儿子回来。一进门，只见家中站了一屋人，打得一空如洗，不知是甚缘故。到里边，又见众人竟将周氏锁了要走，女儿扯住痛哭，丑儿竟要上前去打，倒是道全止住道：『不可乱动，且待我问一个明白再处。』正要上前去问，家人认得是道全，便道：『道全回来了。』就要上前去打。差人见说道全已

回，便将周氏放了，来锁道全。见众人要打他，便道：『列位大叔，且不要动手，有事在官，且到官去，不怕他不死。』家人听说，便也放手，促拥而去。丑儿初见众人要打他父亲，正要上前去打，后见差人说有事在官，又见众人也住手了，仍恐打出事来，反害父亲，且待问明了何事，再救父亲未迟。

且说石道全拿到县衙前，差人就禀了县丞。县丞见两边俱无礼送来，只得坐堂，将就一问。且待将来哪边礼厚，就好偏着哪边了。当时先叫原告知数一问，知数道：『家老爷升任杭州府同知，同夫人上任。昨日在此经过，夫人偶有小恙，请石道全去看，据他也说没有大病，两服药也就好的。不想昨晚吃了他药，霎时大泻起来，泻了一夜，早晨就死了。这明明是他药死的，求老爷问他就是。』县丞就叫石道全上来，先将气鼓一拍，道：『你这该死的奴才，怎么将利夫人活活的药死了？人命重情，非同小可，快快从直招来，免受刑法。』石道全道：『老爷是明见万里的，医生有割股之心，利夫人与小的又无宿冤，岂有药死之理？况医生不发药，不过开一方子，方子现在利老爷处，求老爷取来一验，若有一味泻药在内，小的就死也甘心。况利老爷既告人命，人命哪有不验尸之理？真正是极大冤枉，望老爷详察。』县丞道：『胡说！药与病相反，甘草也能杀人。利夫人昨日还好好的，吃了你药就死了，还说不是你药死的，你说方子现在，方子上即使没有药死人的药，焉知不与夫人的病相反？亦难免庸医杀人之罪。若说人命验尸，或是杀死、打死、毒药毒死的，便有伤可验，如今是你有意用错了药，药死的，有甚伤验？况她是个诰命夫人，据说与你无仇，难道将假命来图诈你么？看来人命是真的，今日你造化，县太爷不在家，我老爷是最软心的，或者可以替你挽回从宽。要看你的造化，如今我也不打你，且寄监，

迟日再审。』那时将道全上了刑具，送进监中，又唤利家知数上来说：『你回去禀知你老爷，夫人虽服药身死，据医生说：他又不曾发药，方子现在你老爷处，夫人又不便验尸。人命关天，不可草草，你老爷若必要问他一个抵偿，也是易事，且候你老爷主意如何？我替他行了。』

知数谢了一声，随即赶到杭州，回复家主。那利图一时气头上，便着家人去告石道全，过了几日，被刁氏百般引诱，万种调情，竟将夫人忘记了。今见家人回复，心下便想：县丞如此口气，明明要我去买嘱他，我想死者不可复生，医生又与我无仇，不过庸医杀人，看他方子，实无泻药在内，这是我夫人命当如此，丢开罢了。又兼刁氏是心虚的人，诚恐弄到实处，干涉到自己身上来，又与医生无仇，已经害了他，如何还好下毒手？所以乘家主不认真，便也从中劝阻。利图竟去上任，也不来禀究了。

怎奈县丞得了这桩事，以为生意上门，今见利家竟没有人来，只有打合石家出上钩，从轻发放便了。倘若倔强不来，我据状子上提他出来，以人命关天严刑夹打，不怕不来上钩。于是就叫差人进来吩咐道：『石郎中这桩人命事，要真也可以真得，要假也可以假得，全在我老爷作主。你去对他说，不要睡在鼓里，我若再审一堂，详到堂上，就不能挽回了。』差人领命，就到监中，将县丞的话细细对道全说了，叫他急急料理要紧，道全哭道：『大哥是晓得的，我家中本来就穷，前日又被利家人打抢一空，饭也没得吃，哪有钱来料理！况官府面上要料理，至少也得十数金，杀我也只好看得，实出无奈。』差人道：『性命要紧，你也不要说煞了，家中有人来，你且与他商议，我明日来讨你回音，方去回复本官。』道全道：『多谢大哥，万分是假的，只有听天了。』